V
B962
W95

册 7
卷19-21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九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助教太倉同寅劉大綸校

顯道謝先生

先生姓謝氏諱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幼習舉業已知名後從二程游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因請問曰且靜坐故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後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曰蔡人少習禮記決

科之利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當去此心而後可顯道乃止然是科亦登第歷仕州縣宰德安之應城化民以德期于無訟簡而能栗威而不猛民立祠祀之在縣學講堂東朱晦庵記之謂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綱領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

580875
Je. 11, 1940

敢問以職事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徽宗建中初召對上殿問對語不少先生曰多不誠遂退求監局之職除書局後監西京竹木場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伊川聞之喜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曰恐亦不免一播其下獄者以此朱震自太學往見先生坐定曰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教我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震愕然意日刻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具酒飯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曰

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洒掃應對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後有書答震曰竊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後當益佳勝伊川歸自涪陵先生來洛中再見最久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曰由求之徒朱公掞應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適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先生謂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先生見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及已舉史文成誦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流汗沾背面發赤色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後別去一年復來見伊川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是若按伏得這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復以切問近思稱焉伊川命張思叔見先生問此回見吾有何所得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歸告伊川伊川然之蓋先生生平英果明決所見最為超越聞先生行事者輒凜然興起嘗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紹興二十九年朱元晦校定語録三卷胡籍溪跋之

外有論語說行于世

以下述論性之槩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生者為仁死者為不仁

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意也推此則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是識痛癢不仁是不識痛癢或問朱元晦曰上蔡以覺言仁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箇道理透便須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痿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謂之不仁然便謂覺為仁則不可

或問求仁如何下工夫先生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或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甚分明視聽如何合得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即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

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象在胸中朝夕玩味方可

問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箇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合禮了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此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克己須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過恐甚

黃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流汗

沾背面發赤色自是羞惡之心明道如何却說便是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之仁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牿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有一好硯亦把與人薛敬軒云此可為克己之法

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為君子也謂學為君子者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漫汗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人問橫渠明道何故不同先生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

威儀非禮之本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先生曰凡恭敬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佚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仔細體認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天矣

以下述主敬之槩

或問呂與叔嘗患思慮紛擾程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先生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雖至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于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

問敬之貌如何曰于儼若思可以見敬之貌曰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如尋常做事用心過當却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間耳曰幼學莫能和樂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

敬則悠悠思住不得自去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之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

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喚醒此心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得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得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之如何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位除是聖人便不用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此理賢却發得太蚤了問當初發此語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終須有不透處當時若不得他一句枚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

是會煆煉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問何故遲曰如射弓到滿時候難開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明道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開又近於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又幾于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是放開也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以下述窮理之槩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便非天性朱子曰此說好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為私心自小了任理因物而正無與為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學者先須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為知天之為則能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非理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真我理便是真我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致知致知不

知至猶識金然安知其非鍮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窮理之至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天者理一而已一處理通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辯得他性體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換作黃金辯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物格窮理無毫髮杜撰學者須明天理為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自家拈出來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是能窮理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柱曰此木可以為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為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辟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灌溉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麼

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自洒掃應對做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却似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以一金與人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却安穩若去得恐懼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平地上一般只如灑掃不着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從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着如此邇來學者能言真如鸚鵡然富貴利達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祈待他此非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脚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朱子曰上蔡此言真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傳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要人感激惟

此每人皆然先生曰此誇心欲以勝人皆私心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只為要人道好然于我何加

或曰矜誇為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于禹是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誇心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已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已之私則見理矣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見人後此心便出不能忘我如見人着好衣便愛着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為人先生曰子路衣敝縕袍許大子路却以此稱他只為心下無此等事打疊得過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来正好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又問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不要誇勝人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如何是盡其心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曰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塞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
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
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以下述忠誠之槩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
而已恕天道也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于誠

或以誠爲專一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意

觀盥而不薦潔其誠也何必薦乎此所以爲神道設
教孔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問言有物而行有恒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是
箇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
體便見得

凡事只是誠意自然動得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
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
蓄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以下述孔顏之槩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是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則不及忽焉在後又蹠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則知顏子者得來親切傳我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持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的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以下述輕外之槩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

吃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他省得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游定夫問先生曰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先生謂胡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先生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先生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却便倒了樹木有根雖剪枝條而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色欲想絕去已多時曰伊川則不絕其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時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得事故斷之又為導引吐納之術非謂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又問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欲做工夫捱難捨底棄去後來漸漸輕了至今日于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心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

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舊多恐懼嘗于危階上習

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不好打疊了此心

四十萬人死于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昔在二程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或問曰我初學時問事必不當人必笑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曰是也謂同坐諸生曰亦須切記此語

以下述鬼神之槩

或問死生之說先生曰死只是氣盡曰有鬼神否先生曰予當時亦曾問明道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先生曰此便是答的語

鬼神以為有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裡有妙理于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先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問上蔡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然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朱元晦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都說得粗了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上蔡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朱元晦曰此說得好祖孫精神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大樹有種子入地生出來又成樹子便即這大樹也

胡敬齋曰上蔡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底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

摧折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問禮謂致生為不智此謂致生為智曰那只是說寘器如七日戒三日齋直是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向他便無了

以下述詩歌之槩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發處只為泥却章句故也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說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

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咏以得之發乎情止乎禮義便是法曰學詩以何為先曰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楚州徐仲車所論煞得中論却謂人不可不作文猶爾演義理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處遶天十八遭走幾時曾教在宅中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以下述學問之槩

問堯夫論霍光周勃做得許多大事只為無學問無學問的人做事直做得十分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更前面有甚大事也不管不肯枉尺直尋是否先生曰真儒不到得窒碍處不能變通此乃腐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因舉張良立太子却致四皓所謂納約自牖從人君明處約也

先生見明道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觔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明道曰可謂益友矣

以下述為政之槩

問為政如何謝子曰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既定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為之期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吏胥稟吾約束者中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未集則治其罪不復縱去凡此皆所以示吾信

問變化風俗如何謝子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至惡薄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夫子得邦家綏來動和還這老子始得蓋為他與天合一

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又問孟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以下述闢邪之槩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撥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関為難透釋氏以聲色関為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為宗釋氏指性于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似于無異然而不同

正叔視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辨正叔指墳圖曰吾儒從裡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墻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故自理去則見得牢亦自信得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

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與窮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氣禀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禀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與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于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擎拳豎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莫敢與之爭又從而向信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先生曰此是乍見孺子以前的事乍見孺子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事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頑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耳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自是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耳看那一

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所多事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曰輪回則推之于始何所付受要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如何先生曰他見得錯了又問錯在甚處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痛癢處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裡有許多分別

贊

先生未受學于二程才高氣傲匪但逞其該博即此心亦不免于玩好所累矣使非陶鑄之久不過一雄人杰士已耳故明道謂其心口不相應伊川謂其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幸而登第被繫為時折磨得以肆力于學克己復禮日有課程而去得矜字養其浩然之氣至于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則果能展拓將來有望矣第好事者假託先生之語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而佛學者又私竊之使先生得罪于